# 雷达散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 雷达散文

雷达

博 库
中国·美国·台湾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OO.com.cn 和/或 www.BOOKOO.com)下载的作品，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，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，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，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，Inc. 的商标。

# 散文的雷达

## 李国文

雷达，我是先读他的文，而后才认识他这个人的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曾经向他推荐一位当时刚出道的作家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，特地跑到《文艺报》编辑部他的办公室。那时我们还不太熟，他虽然一脸笑容，但那西北口音的普通话，我听得出来反讽之意：“你怎么也做这种说项的事情？”我没想到他这样直言不讳，弄得我很窘，只好漫应之曰：“君子有成人之美嘛！”告辞出来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：他这个人不如他的文章那样引人注目，他言谈的没遮拦和他写作的字斟句酌，也很不是一回事。后来，那位作家果然获奖了，实至名归。从那以后，越写越好，成了名家。

那时，我和雷达的交往，保持着适度的距离。这也是我对待评论家的基本态度，恭而敬之，然后，敬而远之。因为我发现某些狷急的评论家在看你和你的作品时，与《水浒传》里在十字坡开店的孙二娘那眼光很近似，在她眼里，你首先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而是一堆肉，她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琢磨的是先从哪儿下刀，何处可切作臊子，何处可别成馅儿，看得你感到惨怖。这还算好的，有的更干脆，连你是不是作家，写的是不是小说，都一笔否定。他们眼里，中国只有一个，两个，或两个半，顶多三个称得上是作家。所以，我见到他们，都避在路旁，让这些摩登圣人昂首挺胸扫荡过去。

老实说，没有一个作家不想写得更好的，但犹如举重运动员，他属于哪个量级，能举起多重的杠铃，是有其不能承受的极限。哪怕想超过这个限度半公斤，也会是终其一生也达不到的目标。虽然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但某些评论家常常忘了最重要的量文标准，他就是他。量体裁衣，对症下药，别林斯基批评《死魂灵》第二部时，还称呼那个下米尔戈罗德的绅士为“果戈理君”嘛！干吗我们一些眉清目秀的评论家们，老是磨刀霍霍呢？

后来，我接手《小说选刊》，约雷达写评论，觉得他倒不那样“金刚怒目”，他的见解，并不要你当作教义，他的褒贬，并不要你当作判决。对大人物，他不卑，对新生代，他不亢。具实事求是精神，有平等待人风度。和那些用佶屈聱牙的文学，摆出一副吓人面孔的浅薄评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www.BOOKOO.com.cn

论，和那些喜欢做老爷子，谁不拜他名下，就不得超生的一言九鼎式评论，是有着根本差别的。我也在琢磨，他和别的评论家同和不同的地方，直到我读到他的一篇散文《冬泳》，我明白了，他首先是诗人，然后才是评论家。

我记得上任后，第一次与特约编辑见面，又是雷达，他有点发急似的责问我为什么不选某人的某篇作品。我刚履新，自然不是我的责任，完全用不着对我愤慨。这一方面是他为人不善曲折的可贵之处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也看到他不能以评论家的冷静，有条有理地对我进行说服，而绝对是作家的冲动，认为这样一篇好作品居然不选，是说不过去的。大概评论家看文章，和医生看病人，有点近似。作家看作品，则求其总体把握，所以，他的躁急，和评论家的冷静大相径庭。我发现，雷达的不择言，好反弹，小不忍，情绪化的气质，更接近于诗人。当他接二连三发表的关于足球，关于秦腔，关于古董，关于那块黄土地带，关于一个西北汉子在城市里迷失等等文字，在我眼前闪过，我益发坚定了我对他的判断。曾经有人狐疑地问过我：这是那个写评论的雷达吗？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因为，有一阵子，某些少壮评论家沉不住气，放下青龙偃月刀，非要耍张飞的丈八长矛。写开小说，写开诗或者散文，北京话叫“ 呛行 ”，梨园行就叫“ 票 ”一下。有的人，票得还的确不错；像模像样，有的人，就很稀松，不过是银样镴枪头而已。所以，能写什么，和不能写什么，还是有一定之规的。别林斯基只合写评论，果戈理只合写小说，要是互换一下位置，恐怕以后未必那样辉煌。那些评论家票了几回堂会，荒腔走板，掌声寥落，大多数觉得没劲，又重操旧业去了。

雷达可以说是例外，他不是票友，他真正下了海，他的非评论文字，越写越有劲，越来越神。

我喜欢他的这两类散文，一类是着笔于人生体验的，代表作为《冬泳》，另一类是侧重于心灵感觉的，代表作为《皋兰夜语》。收在他散文集中，还有其他一些精短的小品、笔记、文论、随感，但我更欣赏的，还是与他自身有着心血相系的篇章。从文本的角度看，雷达的散文，不能断定为抒情散文，有点近乎时下的随笔。因为随笔讲气势，读他的文章，气胜于情，真有那种关西大汉执铁板唱苏学士“ 大江东去 ”的感觉。但散文更求精美的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情致，所以，他的笔下虽无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的缠绵，然而，韵生于情，那余音，那回响，也还是耐人寻味的。

其实，人生的体验也好，心灵的感觉也好，在他的作品里有时也难截然分开。如果再挑剔一下的话，凡是他把自身与写作的目的物疏隔开来的文字，都不如写置身其中的那些失落、获得、寻找、迷茫、奋起、激发、颖悟、通脱的他来得动人。前者，也许他那评论家的色彩犹未褪去；而后者，则哭、笑、号、跳、歌、讴、怒、骂，纯系作家感情的喷发了。我很惊异他笔底下喧嚣的足球场，冰封的什刹海，夜色中的皋兰山，精彩纷呈的潘家园和我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秦腔，无一不拟人化地写得活灵活现，有性格，有脾气，有语言，有声音。而文中的那个我，却能无忌无讳地加以揭示，像对待物一样地无情剖析，甚至自嘲自讽。在这种自然求其，坦然磊落，物我两忘的境界里，人物、风景、情绪、感觉，都带有雷达的个人印记，是他的足球、冬泳，是他的潘家园、皋兰山，很像当年朱自清、俞平伯二先生写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那同题散文一样，描写物被赋予作家的个性，跃然纸上，这就是雷达的散文所给我的印象。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**一个作家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和他体验感觉到的这个世界，也就足矣足矣了。**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 第一辑：抒情文选

## 王府大街 64 号

最近，我到王府大街 64 号去过一趟。

这其实是老门牌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，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，人称“文联大楼”，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。我去干什么，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，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，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。门开的一瞬，我几乎有点晕眩。我很害怕地窥探着，寻找着，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，不再是什么小礼堂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，格局未变，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，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大厅里没有人，很空旷，我甚至觉得很荒凉。蓦地，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、咆哮声，然后，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。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，冲出大门，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。大街平静如故。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，像无始无终的时间。但这并未减却找的紧张，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。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到底怎么了？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，且来自遥远的时空，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。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，好久才平静下来，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，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。

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，那年我二十二岁。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惊讶，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，像《文艺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剧本》、《戏剧报》，还有《人民音乐》、《曲艺》、《民间文艺》等等，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“王府大街 64 号”？那个年代刊物寥寥，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，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？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，定然个个气度不凡，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。对一个僻处大西北，读着中文系，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，真是心向往之，却又仰不可攀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本人的毕业分配，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 64 号。

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，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——中国摄影学会。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，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会，像美协、摄协等都在外面，离得倒不远。报到那天，我一瞥见这座大楼，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，显得格外高大神圣，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。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，马上说，好啊好啊，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，你就到那儿去吧。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，心里自然发紧。我急忙嗫嚅着，我学的不是这个……话音未落，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，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？那时“组织”就是命令，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。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，叫人不得不服。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。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，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。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，故作口吃地说，我高度近视，对不准焦距啊，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，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，弄得人家无可奈何，遂滑将过去。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。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。好在，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不到一年，“文革”爆发，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。什么创作啊，艺术啊，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，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，而是个个可疑，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，只是程度的不同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和时间的早晚罢了。

当年，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。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，困难时期，政治空气一度松动，此处也曾开茶座，唱评弹，吼川剧，办舞会，笙歌不息。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，两个批示先后下达，风声越来越紧，小礼堂开不完的会，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。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，不是听周扬的传达，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，讲的人皆一脸晦气，听的人则忐忑不安，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果然，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，风暴突起，势如狂飙，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，所向披靡，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，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。说来不信，那时小礼堂内外，每天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很像现今的庙会、博览会、商品交易会，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。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，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。这儿在斗冰心，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，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，“小将”们斗起来格外起劲，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“报馆”这个旧词，大骂其反动。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，她已被剃光了头，不知什么话激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怒了“小将”，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，摔伤了。“小将”们固然虔信“革命”，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，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，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，且可随时拎来观摩、批斗，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？

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，一天，一彪身着绿军装，腰扎宽皮带，臂佩红袖标的男女“小将”闯了进来，围住几个“黑帮分子”批斗，喝令他们“自报家门”：报名字、头衔、出身、罪行。有一老戏剧家，高举罪牌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，决不停顿，紧接着大声补充说：“我老婆是贫农！”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“不老实”，全愣住了。我想，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，那意思是，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，你们斗我就有斗“贫农的丈夫”之嫌。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：“混蛋，谁问你老婆了！”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，平时就没大没小的，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。现在，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，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，制造了一个冷幽默，至今想来令人苦笑。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，当时或稍后，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“黑帮丈夫”辩护的小字报，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从“红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小鬼”说起，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，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，虽极恼火，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，只好大骂其嚣张，或念叨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之类。多年过去了，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，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，我还是佩服的。有时，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。

出没在这里的“牛鬼蛇神”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：除了周扬，林默涵，刘白羽等，人在外单位，不时可提来批斗外，像田汉，阳翰笙，光未然，邵荃麟，郭小川，贺敬之，李季，冰心，臧克家，陈白尘，张天翼，严文井，侯金镜，吴晓邦，吕骥，李焕之，冯牧，葛洛，韩北屏，戴不凡，屠岸，贾芝，陶钝，张雷等等，都是本楼的人，那无异身在囹圄，插翅难飞。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，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，洗去满脸污垢，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，又有几人能够安眠？

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，二十二岁的我，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，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，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，可是，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，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，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。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“黑帮分子”，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，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。《文艺报》的朱某，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戴一副黑边眼镜，挺文气的，听说还是烈士子弟，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，我真羡慕，觉得他太幸福了。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，视线要能拐弯，还会一直目送下去。那时他正忙于“造反”，不料有人秘密举报，说他在“毛选”上搞“眉批”。这太骇人听闻了，用当时的话说，叫狗胆包天。而事实是，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，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。他搞“反动批注”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，说是马上要逮捕，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，因为太多了，逮捕不过来。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。他推说要上厕所，进去不再出来，待冲进去一看，手表搁在窗台上，人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发出巨响。大家忙出去看，见他趴在地上挣扎，还在找眼镜呢。看他疼得满地打滚，有人说“活该，反革命”，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。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，因为他是“畏罪自杀”者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死了。生命啊，卑微如一片落叶，着地无声。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还有一场面，我每一思及，便不寒而栗。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。刘已是垂暮老人，晃悠悠地站着，垂首静听批判，突然，会场外冲进一人，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，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：一张报纸，一双鞋，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。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：现已发现，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“包鞋”！此言既出，全场几乎大乱，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像一口沸锅。只见这人二话不说，冲到刘的面前，抡起鞋底，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，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。我不忍看，却没法不听。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，好像就在昨天。有时我会好奇地想：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，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？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？好像呼过，不，一定呼过。

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，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，戏剧界的泰斗。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，他那冷酷、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，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。他一条一条地

www.BOOKOO.com.cn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BOOKOO, Inc.
博库版权所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